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 序

序一

滄桑大陸，依稀留劫外之棋；混沌眾生，彷彿入邯鄲之道。香迷蝴蝶，癡夢難醒；悟到木犀，靈魂已散。看幾許英雄兒女，滾滾風塵；都付與衰草夕陽，茫茫今古。此金聖歎所謂「大地夢國，古今夢影，榮樂夢事，眾生夢魂」者也。然沉醉仙鄉，陳希夷千年睡足；迷離枯塚，丁令威今日歸來。人間為短命之花，桃開千歲；天上是長生之樹，縣現剎那。從未有衣冠王謝，轉瞬都非；宮闈郵亭，當場即幻。就令平波往復，天道自有循環；無如世路崎嶇，人心日形叵測。雖水蓮泡影，達觀久付虛空；然飛絮沾濡，識者能無感喟？此《廿載繁華夢》之所由作也。

黃君小配，挾子胥吹簫之技，具太衝作賦之才。每拔劍以唾壺，因人抱忿；或廢書而隕涕，為古擔憂。自昔墨客詞人，慷慨每征於歌詠；優時志士，感憤即寄於文章。況往事未陳，情焉能已？伊人宛在，末如之何。對三秋蕭瑟之悲，紀廿載繁華之夢。蓋以宋豔班香，賞雅而弗能賞俗；南華東野，信耳而未必信心。於是捨一代之蝸聞，作千秋之龜鑒。或寫庸夫俗子，彈指而佩玉帶金魚；或敘約素橫波，轉眼而作囚奴灶婢。長樂院之珠簾畫棟，回首何堪？未央宮之綠鬢朱顏，傷心莫問。烏衣舊巷，燕去堂空；白鷺荒洲，魚潛水靜。今日重經故壘，能不感慨系之乎？更有根駢蘭艾，薰蕕之氣味雖殊；誼屬葭莩，瓜蔓之災殃亦到。休計冤銜於園馬，已連禍及乎池魚。可憐宦海風潮，鯨鯢未息；試看官場攫噬，鷹虎弗如。

嗟乎嗟乎！廿年幻夢，如此收場；萬里故鄉，罔知所適。若論禍福，塞翁之馬難知；語到死生，莊子之龜未卜。歎浮生其若夢，為歡幾何？撫結局以如斯，前塵已矣。二十載繁華往事，付與茶餘酒後之談；數千言錦繡文章，都是水月鏡花之影。丁未重陽後十日華亭過客學呂謹序。

序二

吾粵溯殷富者，道、咸間，曰盧，曰潘，曰葉。其豪奢喧赫勿具論，但論潘氏有《海山仙館叢書》及所摹刻古帖，識者寶之。葉氏《風滿樓帖》，亦為士林所珍貴。盧氏於搜羅文獻，寂無所聞，顧嘗刻《鑒史提綱》，便於初學，文錦親為作序，則盧氏殆亦知尊儒重學者。雖皆不免於獵名乎，其文采風流，亦足尚矣。越近時有所謂南海周氏者，以海關庫書起其家。初寓粵城東橫街，門戶乍恢宏，意氣驕侈。而周實不通翰墨，通人亦不樂與之相接近。彼所居團去萬壽宮弗遠也，周以此意示某，囑為撰門聯。某乃愚弄之，其詞曰：「宮闈近螭頭。」是以周之室比請王宮也。且句法實不可解，而周遽爛然雕刻，懸諸門首。越數日，某友曉之曰：「此聯豈惟欠通，且欲控君僭擬宮闈，而勒索多金也。」周乃恍然懼，命家人立斲之以為薪，然人多寓目矣。以周比潘、盧、葉，則潘、盧、葉近文，而周鄙野也。

東橫街家屋被燼後，遷寓西關寶華正中約。該屋本郭氏物，而順德黎氏拆數屋以成一大屋。黎以宦閩也，售諸周氏，周又稍擴充之。雖闊八間過，然平板無曲折，入其門，一覽可盡。且深不逾十二丈，以視潘、盧、葉，又何如也？河南安海，所謂伍榜三大屋者，即盧氏故址。近年來雖拆為通衢，顧改建二三間過之屋，彌望皆是，則其地之恢廣殆可知。潘氏除宅子不計，海山仙館寬邊數畝，老圃猶能道及。葉氏宅與祠連，有葉家祠之稱。第十甫而外，自十六市以至旋源橋下，皆葉氏故址也，是以房屋一端而論，又潘、盧、葉廣而周隘矣。

嗚呼！周之繁華，豈吾粵之巨擘哉？但以官論，則周差勝。蓋潘得簡運司，以為殊榮，而盧、葉則不過部郎而已，未若周之由四品京堂而三品京堂也。雖然，其為南柯一夢，則彼此皆同。潘以欠餉被查抄，盧、葉亦日就零落，甚至棄其木主於社壇，放而不祀。迄今故老道其遺事，有不歎嗟感咽，歎人生若夢，為歡幾何者乎？彼周氏者，旋放欽差大臣，旋被參籍沒，引富人覆沒之歷史，又有不以潘、盧、葉為比例者乎？顧播、盧所享，約計各有五十年，潘、盧則及身而敗，與周相同；葉則及其子孫，繁華乃消歇，與周小異。而計享用之久暫，則周甚暫，而潘、盧、葉差久，蓋彰然明矣。此所以適成其為二十載繁華夢，而作書者於以有詞也。曩有伍氏者，亦以富稱，然持以與周較，則文采宮室，皆視周為勝，享用亦稍久。至今衰零者雖過半，而園囿尚有存者。推伍氏官爵不逾布政司銜，遜於周之京卿。顧今尚可以此做庸人也，則勝於周之參革矣。

嗟夫！地球一夢境耳，人類胥傀儡耳，何有於中國？何有於中國廣東之潘、盧、伍、葉及周氏？然夢中說夢，亦人所樂聞，其有於酒後，或作英雄夢，或作兒女夢，或作人間必無是事之夢，而夢境才醒之際，執此卷向昏燈讀之，當有悲喜交集而歌哭無端者。光緒丁未中秋節曼殊庵主敘。

詩曰：

世途多幻境，因果話前緣。
別夢三千里，繁華二十年。
人間原地獄，滄海又桑田。